

灾 难 求 生 小 说

火
海
求
生

晨 光 出 版 社

灾难求生小说

火海求生

[美国] K. 杜伊 K. A. 贝尔 著

晨 光 出 版 社

Copyright © 1998, by Kathleen Duey and Karen
A. Bal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addin Paperback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Aurora Publishing House 2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 - 1999 - 043 号

	灾难求生小说
书 名	火海求生
[美 国]	K. 杜伊 K. A. 贝尔著
原出版者	Simon & Schuster
翻 译	新宇翻译公司
版贸策划	崔寒韦
监 制	刘卫华
责任编辑	刘卫华
责任校对	余 祁
出版发行	晨光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政编码	650011
印 刷	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印装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字 数	65 000
印 张	4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4-1747-5/G · 1431
每本定价	5.40 元
每套六本定价	33.7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5)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1)
第六章	(49)
第七章	(57)
第八章	(66)
第九章	(78)
第十章	(88)
第十一章	(97)
第十二章	(110)
第十三章	(119)



第一章

这是一个温暖的早晨，轻风习习，内特·库泊晃着盛牛奶的空桶走在坎内尔大街上。他很高兴终于脱下了做礼拜的那套衣服，露丝姨婆总是要他去教堂。真够巧的，今天早晨牧师布道的内容正好是“地狱之火”。

头天晚上的大火依然冒着浓烟，从西南方吹来阵阵轻风，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今天还算好，往常如果风向如此的话，会带来肉联厂牲畜围栏里浓重的臭味。

在轻风的吹拂下，灰烬沿着地面漫无目的地飘来荡去。昨天晚上的大火真是糟透了，这么久以来，还没有比这次更严重的火灾呢。“得得得……”一辆救火用的四轮马车缓缓而过，马和赶车人看上去都已经筋疲力尽。

“嗨，内特！”





灾难求生小说

内特转过身，看到瑞恩·威尔逊手叉着腰站在华盛顿大街的拐角。他肯定是从他父亲的马房中溜出来的。他的星期天通常都耗在臭烘烘的马厩里。内特等瑞恩赶上来，然后一起向前走。

“昨天晚上你姨婆让你去看大火了吗？”瑞恩边问边拾起一块煤渣扔到街对面。街上水泵抽出来的水又黑又脏，积在阴沟里成了一摊死水。

“没看完。”内特说。

瑞恩大笑起来。

“我不能出去得太久。”内特解释道，“如果姨婆发现我不在房间里，她会着急的。”

瑞恩又盯着他问：“火真像人们说的烧得那么大吗？我爸爸担心了好一会儿呢！想着要不要把我们家的马都牵出来。”

在瑞恩急切目光的注视下，内特故意停了停，然后才点点头说：“我爬上了麦迪逊街几家人的房顶，看到木料场和鲁尔及霍姆斯·普兰尼的磨房像一片火海，煤场看上去烧得能把铁化掉！”

瑞恩踢着一块烧焦的木板说：“我听到救火车叫了几乎一晚上，警察肯定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围观的人挡住。”

内特比划了个手势点点头。一个警察正沿着昨

火海求生

晚着火的现场外围巡视着。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栗色马，马身上带着白色的斑点，这使内特想起瑞恩父亲的一匹雄壮的阉马，内特总是一有机会就骑它。有时瑞恩的父亲需要有人帮忙，驯他马厩里的马。他偶尔还会付钱让内特来骑马。

警察正忙着把围观的人群撵开，比起昨天晚上，人真是少多了。但内特心想，要不了多久肯定又会有很多人来看的。就在这时，他看见有许多人陆陆续续从爱德梅斯街的街桥上下来往这边走着。估计是教堂布道完事了。没错儿，等会儿这边又会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像看热闹一样瞅着这片烧焦的地方。

“哎呀，看那儿。”

顺着瑞恩手指的方向，内特看到高架桥已经成了一片废墟。铁轨上面，撑着桥面的木头全被烧坏掉了下去，下面的铁架子也扭得不成样子。高架桥另一边，大火吞噬了几乎所有的东西，就连木板铺成的小路也没能幸免。小路下面肥沃的泥土也被烤焦了。

街上的木板路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房子裸露的石头地基，内特感觉怪怪的。地上的石头也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有的裂成了几块儿。露丝姨婆以前



告诉过他，城里这片地方在五六十年来垫高了大约八英尺才高出烂泥地。整个芝加哥都是在沼泽地上建起来的。建筑工人用河底挖出的泥沙把它一寸一寸垫高，把老房子用千斤顶撑起来。

他俩绕过坍塌的高架桥东面穿过铁路，内特在烧焦的木板上滑了一下，回过头说：“附近的纸箱厂都要爆炸了，火烧起来太快了。”

“我要能看到就好了。”瑞恩跟上来，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羡慕。

内特上了个斜坡，穿过铁路又下来。他突然停了下来，给惊呆了。瑞恩在旁边站住了。有一会儿，两人谁也没吭声——大火已经烧毁了整个街区。

“有的房子都给烧得看不出来了！”瑞恩嘟囔了一句。

内特瞅了他一眼，又看看那些昨天还是住宅、酒吧、木材场、工厂的地方化为灰烬，一种怪异的感觉油然而生。昨天晚上的大火还显得那么壮观，今天这一切却令人恶心。有个妇人正在他们身后哭泣，听不清她嘴里在一遍遍说着什么。

“咱们走吧。”瑞恩轻轻地说。

内特什么也没说，开始朝前走，手里又晃起了

火海求生

奶桶。他走在前面向东斜插过去，绕过烧得最惨的废墟和还在冒烟的木头。他一直走了好远，直到火没烧着的街上才放慢脚步。

“火朝咱们烧过来了。”瑞恩轻轻说。

内特没回答，他真想甩掉刚才可怕的感觉。

“我要到奥勒瑞家去打牛奶，姨婆还等着拿给房客们呢。”

“是在德考文街吗？在麦克劳林家后面吧。奥勒瑞太太不赶车送牛奶了吗？”

内特抬脚上了旁边的人行道，说道：“姨婆说奥勒瑞家的牛奶是最干净的——从没在她家的牛奶里捞出过一根头发或是干草。不过她星期天不送奶。”

瑞恩吹了声口哨说：“那个秃头还住在你们那儿，是吗？就是……”

“一天要喝半加仑牛奶的那个。”内特点点头说，“德怀特先生，姨婆也劝过他少喝点儿，可 he 不想。”内特耸耸肩下了三级台阶，接着又说：

“但他从不拖欠房租，而且他和其他房客处得都很好。”

瑞恩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们不用帮他付奶钱呗。”





灾难求生小说

内特也笑了起来说：“露丝姨婆挺喜欢他的，他比我来得还早，而且经常从他上班的服装店拿些花边、针线什么的回来给姨婆。”

“那你怎么不告诉他，可以每天只喝一品脱牛奶呀？”瑞恩挤了挤眼睛问道。

看到瑞恩撇了撇嘴，内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么壮，活像匹公马。他的胳膊粗得像钢琴腿。”

瑞恩担心地点点头，转过身来倒着走，说：“还不是喝牛奶喝的。他是进退两难，内特。”

“没错。”内特又笑了起来。他把桶甩过头顶，又荡下来。

“你今天晚上还能出来吗？”瑞恩又转过来，和内特并排走。

内特耸耸肩说：“我才不是连家门都出不了的家伙呢。”

走到了一层台阶前，瑞恩忽然停住说：“晚上9点，我们在克林顿和伦道夫街口碰头，那时候你姨婆肯定睡了吧？”

内特点点头。“嗯，但是如果我拿牛奶去了整整一个早上，后半晌她会一直盯着我的。我还有好多杂事要干呢。”

火海求生

瑞恩转身跳下几级台阶，停下来问道：“星期天也不例外吗？难道她不过安息日吗？”

内特又晃了晃手里的桶。“她说客栈每天都得营业。它不会自己忙活，又不能关门。”

瑞恩没管这些，回头对内特说：“咱俩比比看谁先到前面的街口！”说着脚下已跑出两步。内特没计较瑞恩的赖皮，因为他知道，无论怎样他都跑不过自己。



第二章

“朱丽，能过来和妈妈说会儿话吗？”

朱丽很不情愿地抬起头。这两天，她已经看完好几本西部惊险小说，她和爸爸都爱看这类小说。今天她开始看这本名为《埃尔西·黛丝默》的小说。她原以为自己会烦的，可没想到居然读得津津有味。现在，玛莎·法克汉森已成了她喜爱的女作家之一。

“朱丽·弗恩，听见妈妈叫你了吗？”

朱丽把书放在一边，向后靠在又软又厚的靠背上。她用手摩挲着红色天鹅绒的椅面，假装没听见从门厅传来的妈妈的声音。她抬眼看了看爸爸，他正坐在对面的旧皮椅上看报纸。

朱丽喜欢星期天，因为一到这天她就可以和爸爸一起呆在书房里。平常，这一天是很平静的。可今天妈妈在客厅的地毯上烦躁地走来走去。朱丽真

火海求生

希望不问妈妈，能不能和爸爸一起出去。不用问也想得出她会有什么反应。朱丽心里正想着，爸爸开口了：“朱丽，最好去跟你妈妈说。”

“为什么妈妈总是这么啰嗦？我只不过想和您去趟凯斯街上的店。”朱丽没正视爸爸，低着头拉着袖子说道。她顺着方格呢子上的黄线看下去，又抬起眼来。

爸爸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说：“你妈妈不高兴了。也许今天晚上你应该听她的话。”

朱丽摇摇头说：“我一直都听她的话。”

爸爸眨眨眼睛：“妈妈替你操心，那是因为她爱你。”

朱丽迅速地点点头，不想听爸爸为妈妈辩护，她都听了上百次了。朱丽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她妈妈天生有点神经质。六月份以来，由于天气干燥，几乎每周城里都有什么地方会起火，妈妈更是成天焦躁不安。

朱丽望着爸爸，目光迫切地说：“求求您了，爸爸，再跟妈妈讲讲嘛！我就坐在马车上，这么跟她说。”

“我再试试吧。可是朱丽，昨晚上的大火以后……”



“谁都知道，除非下雨，还会着火。”朱丽打断爸爸说。“难道……”爸爸的脸色沉下来。

“如果你妈妈听到你这么说，恐怕会让我每天站到房顶上守到圣诞节的。”爸爸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接着说：“我得多带些食品去维诺公园下面的教区，今天下午送到圣保罗教堂的东西肯定不够。昨天晚上遭火灾的住户想从头再来可没那么容易，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了。”

“求您再问问妈妈嘛。”朱丽恳求道，“我知道大火吓着了妈妈，但她最近哪儿也没让我去过。”

朱丽的父亲看看她说：“朱丽，我在想也许我们该送你上学了。可以把你妈妈雇来教你的那个公子哥儿赶走……”

“妈妈会同意吗？”朱丽立即问道。想着面对满教室不认识的小朋友，朱丽感到有点儿兴奋，也有点儿紧张。她还没进过教室。每天早上看着别的小女孩儿们手拉着手，经过米歇根街去上学，真让她羡慕。没等爸爸回答，朱丽叹了口气说：“我就想今天晚上跟您去，求您了！”

“好吧，我去跟你妈妈再说说，”爸爸又摸了摸朱丽的脸颊，接着说，“不过她这么不高兴，我

火海求生

可不敢保证她会同意。”

朱丽目送着父亲离开书房。她滑下舒适的椅子走到窗前，撩起窗帘向窗外看。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路两旁的桦树被风吹得弯向一边，褐色的河水滔滔流淌；再远点儿，米歇根湖幽蓝一片，风吹过时拂起一朵朵浪花。

朱丽转到朝西的窗子看着妈妈的花园，又抬眼望了望花园后面的马厩。她这会儿最想做的就是让马夫牵匹马出来，装上鞍子去骑马。和爸爸一起骑马是她喜欢的事之一。她骑得很好，让爸爸很自豪。但一个人去骑马妈妈肯定不会同意，尤其是现在——天都快黑了。

街上不时跑过几辆马车，有很多人参加星期日的傍晚的服务工作。尽管外面风很大，但在这样的傍晚出去遛遛腿一定比较舒服。

朱丽听到父母回来的声音，连忙离开窗子坐回椅子上。她刚坐下，妈妈就进了门。朱丽装着正在看书，她抬起头，一脸茫然的样子。

朱丽的妈妈穿着蓝色的波纹绸长袍，深绿的裙子从裙撑上面拖下来，下摆打着荷叶边儿。里边的百褶衬裙把面料昂贵的裙摆微微撑起。衬裙是月白色的，衬得蓝色长袍格外显眼。妈妈的穿着总是那



么时髦。

朱丽没吭声，她知道这会儿最好什么也别说。她妈妈有点激动地扇着扇子说：“我根本不同意，小姐！但是你爸爸却坚持外面的乌烟瘴气和脏兮兮的街道会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好吧，去穿上斗篷，戴上手套，换上羊毛袜。”

朱丽咬了咬嘴唇，克制着自己没同妈妈为袜子争起来。她满怀感激地扫了父亲一眼，跑出书房转过长廊。她拎着裙子转过墙角，在光滑的木地板上熟练地滑过，刚好停在自己的房间门口。

她拉开门溜进了自己的房间，坐在自己的床边打量着四周。这是她妈妈坚持要用这种新的染成绿色的木料，仿照英格兰著名的莫里斯风格装修的。而朱丽的被子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是她母亲家族传下来的，有四代的历史了。朱丽讨厌这床被子，她母亲却成天担心她会弄脏它，或者会把它弄破。朱丽白天想靠在床上休息或看书，每次都得把它摺好摆整齐。

朱丽弯腰迅速脱下棉袜，穿上那厚厚的羊毛袜，羊毛有些扎脚，而且等会儿出去感觉会更难受。但朱丽心想，为了能出去，总得付出点儿代价。她穿上鞋系好鞋带，拿起挂在门边的斗篷和手

火海求生

套。

回到长厅，朱丽放慢了脚步。她昂起头，做出一副淑女的样子。她听见书房里妈妈的声音不那么激动了，还有爸爸安慰她的声音。于是她停下来听听他们在讲些什么。

“现在我们不指望志愿者了，玛格丽特，”父亲说，“这些都是雇佣的专业人员，是受过消防队员的训练，芝加哥现在比原来安全多了！”

朱丽听得出妈妈正在地板上踱来踱去，裙摆拖在地毯上沙沙作响。“带她去那么远干什么？”

朱丽吃了一惊，拉了拉她的围腰进了书房。她有点尴尬，觉得自己不该偷听父母的谈话。朱丽低垂着眼，避开母亲打量的眼神。

“好了吗？”爸爸过来把手搭在朱丽的肩上，把她推出书房，领着她转到大厅另一边。朱丽听到妈妈跟着他们走到楼梯口处便停了下来。

朱丽和爸爸继续走着，厚厚的地毯湮没了他们的脚步声。雕着花纹的楼梯扶手给墙壁上高挂的汽灯照着，映着光芒。

朱丽走到前门时才转身喊道：“再见，妈妈！”

她妈妈仍旧站在楼梯口，看上去有点紧张，嘴

